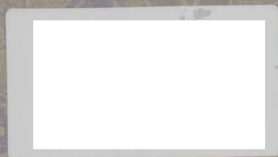


丁亥观书杂记

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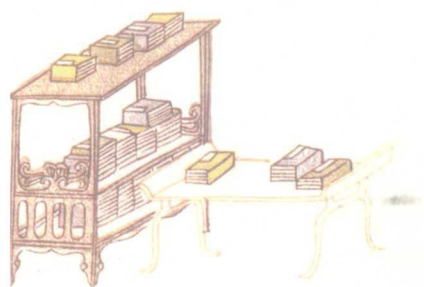
周景良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景良
著

丁亥观书杂记
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 / 周景良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13-4782-7

I. ①丁… II. ①周…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5736号

书 名 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

著 者 周景良 著

责任编辑 许海燕

装帧设计 九雅工作室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 行 (010)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4782-7

定 价 240.00元



约1910年弢翁像



约1910年周叔弢兄弟姐妹十人合影



约1947—1948年弢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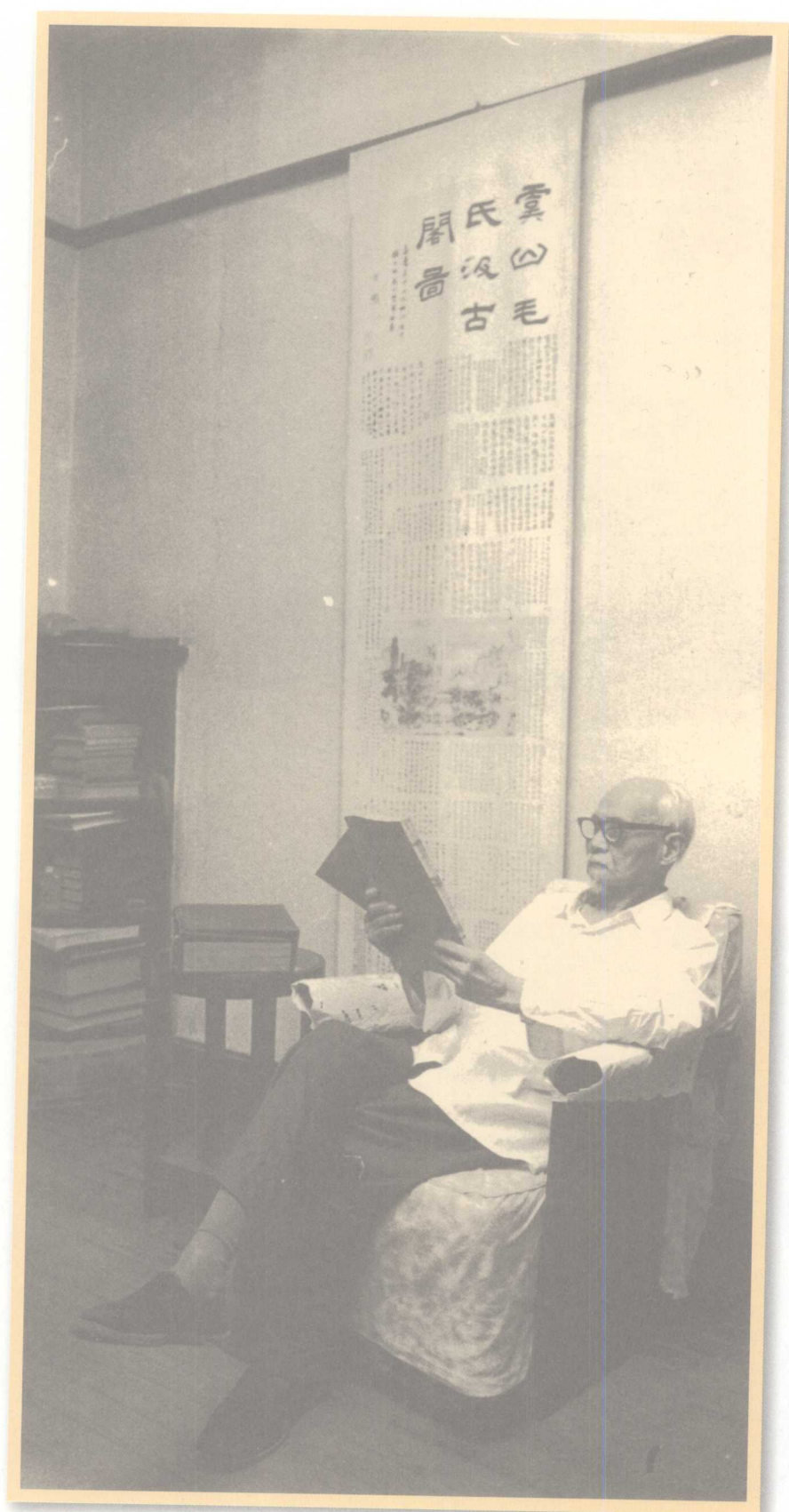
1979年12月弢翁和天津艺术博物馆同志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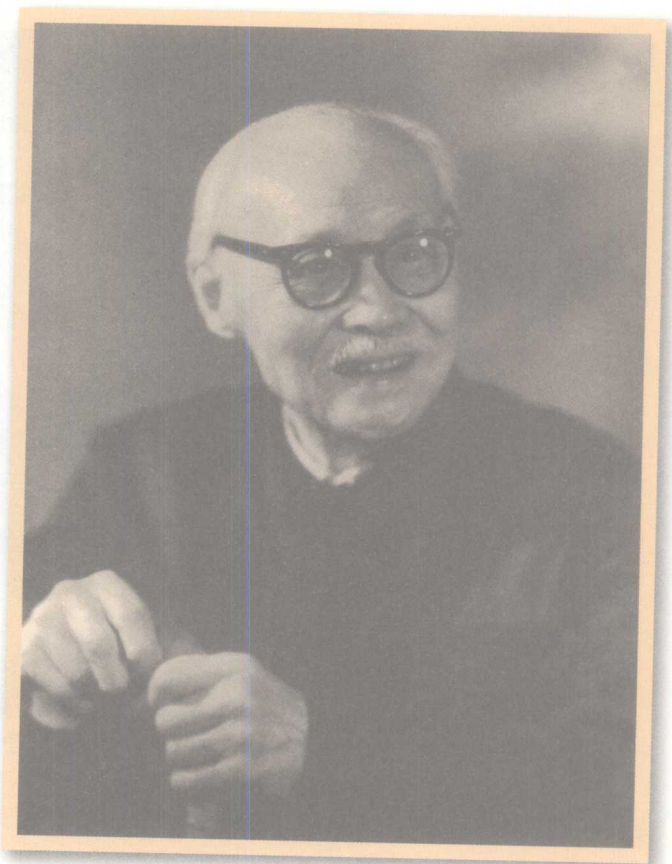
1979年弢翁和天津图书馆同志在一起



1981年弢翁90岁寿诞留念



1980年弢翁在天津睦南道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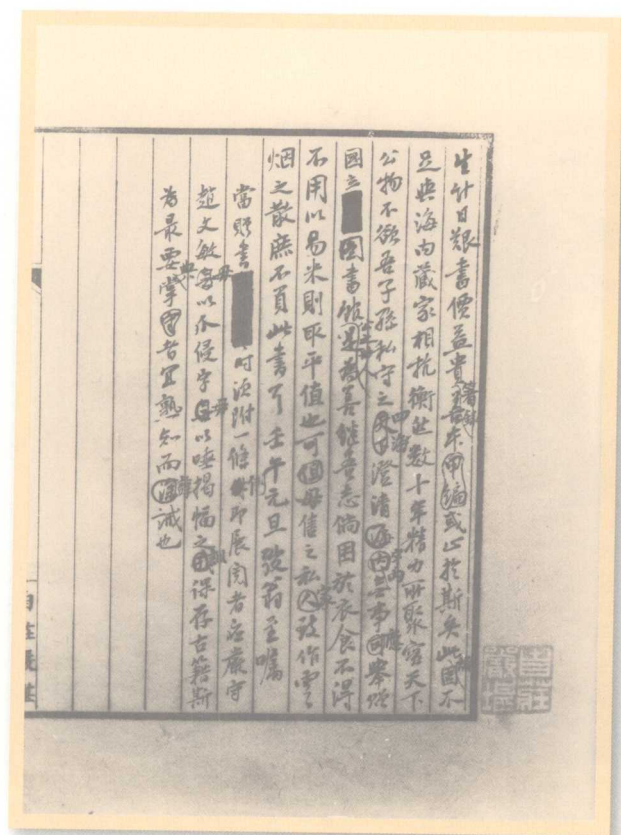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开会时照片



1983年6月弢翁与子女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合影



1991年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周叔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展览上（自左起：周景良、周果良、冀淑英、周珏良、周一良）



1942年弢翁捐书遗嘱



前 导

太老师弢翁为中国最后之传统大藏书家，所藏美富甲天下。悉数化私为公，高风亮节，世所共仰。先辈时贤文字掄扬，报章常有所见。均以为，弢翁非独以藏书家名世，实兼爱书、选书、读书、校书、刻书、献书而兼有之。非但并世，自有藏书家以来未之有也。

景良师叔时深孺慕，以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先生等位之介，重摩先人手泽，欣慨良深。发为文字，集成《丁亥观书杂记》。所述有关家族情事，均为文史资料。尝于2010年8月自行印刷60部，分赠亲友。外界需求迫切，征购无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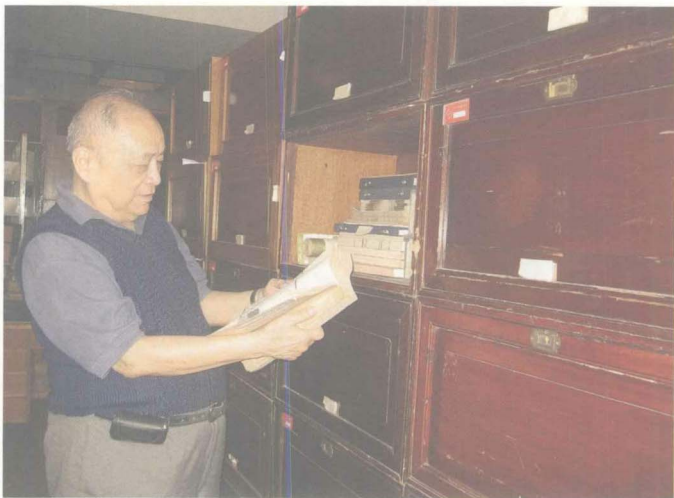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为纪念弢翁捐献义举，前已编辑出版《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等资料，历年并曾举办展览。今春更安排大型展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领导应诸多读者需求，配合展览工作，愿迅速公开出版此书。足证热心公益，不计成本，追求速度，实为难能。以化文于师门终始追随，命为此书前导。谊不容辞。时惟壬辰清明祭扫之日，小门生白化文顶礼谨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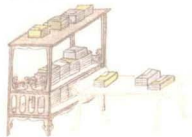
前言

自2007年6月25日至7月6日，我去天津住了11天。这11天对于我个人而言是非同寻常的经历，也是心情非常愉悦的经历。此行的目的是应李国庆先生之邀，去天津图书馆看我父亲周叔弢过去捐赠的一批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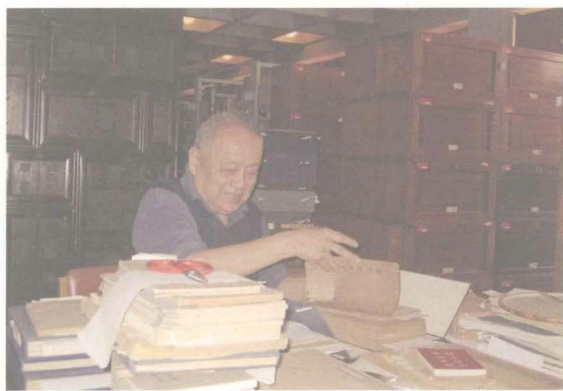
我所看的这批书，既不是我父亲收集、捐赠的宋、元刻本、抄本、校勘本，也不是他收集的、已捐赠到天津图书馆的几百种活字本书籍，而是够不上善本的一般书籍。这些书籍中有父亲亲手校对、批注的书，有比较完整的一套版本参考书籍、有善本书籍的影刻和影印本，有我叔父的遗稿和有关书籍，有各种古玺印的印谱和今人的印谱，有好友写给父亲的册页，等等。这一切都是和我父亲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看到这批书籍使我心中感到很亲切。我从中感觉到我父亲读书、爱书、交友等等的方方面面，一些旧事又浮现在眼前，也增加了对父亲的了解和认识。由对父亲的文化修养的认识，也触及家庭的文化氛围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和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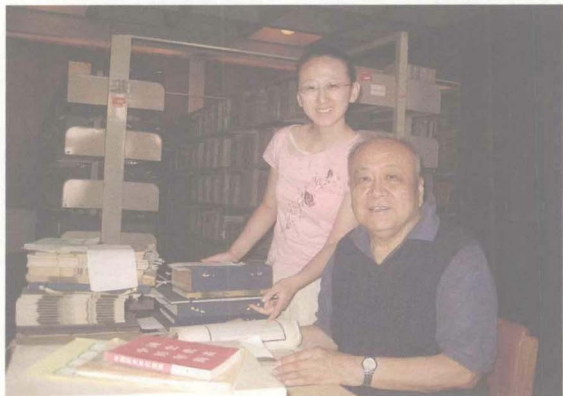
周景良在天津图书馆书库



我父亲于20世纪50年代初把他最主要的收藏，费一生精力和大部分财力所收集的宋、元刻本、抄本、校勘本书捐给国家，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同时他也把所收集的大量线装书和其他中西文书籍分别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和南开大学。此后直至“文革”开始为止，他还不断地继续收集古玺印、敦煌经卷。此外他又开始大量地收集活字本书籍，手头还有些字画。这一大批古玺印、敦煌经卷、字画、活字本书籍和一些他个人常看、常用的书籍，一直保存到“文革”开始。“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对他进行了“抄家”，把他所有的这一切东西运到别处保存起来。这样的“抄家”实际上是以保护为目的，避免被当时横行的造反派毁坏、掠夺，以至散失。当然，这一批革委会很快又被打倒、夺权，但东西却集中保护下来了。到“文革”后发还时，我父亲已80多岁了，他不但把古玺印、敦煌经卷、



周景良在天津图书馆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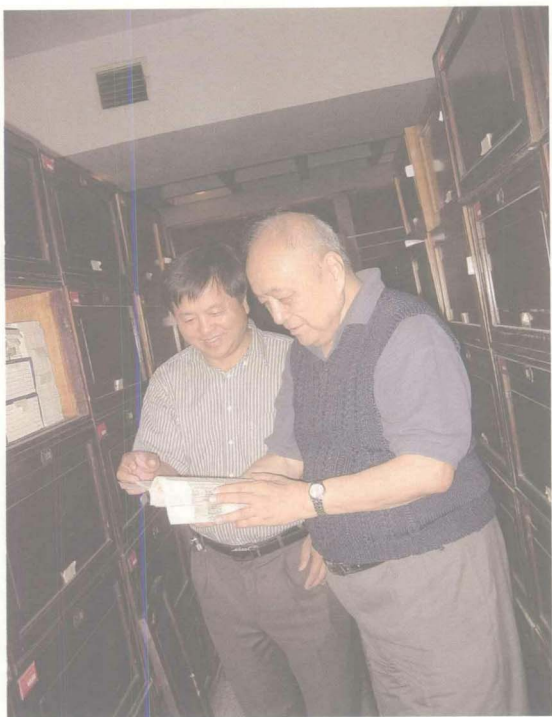
周景良和胡艳杰在天津图书馆书库

字画捐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把活字本书及少数其他善本捐给天津图书馆，就连这批和他个人关系较密切的、够不上很贵重的书也捐给天津图书馆了。这批书籍的价值，今天如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上或许也会有一定的身份，但究竟不属善本。通常，图书馆在处理这样的书籍时，尽管书还都是很精好，但仍旧很可能分别编入一般书籍中去。固然其中有不少我父亲手校的书，那也可能只作个别处理。幸运的是，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李国庆先生没有这样做，他把这批书照原样集中保存起来。这样集中保存起来的好处就是，这些东西作为整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我父亲的精神生活的面貌。

说集中保存，这容易理解。但“原样”是什么意思？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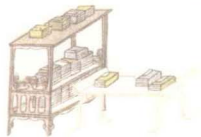


的：中国传统存放书籍，固然有书架，但更多用书箱。那是一个木箱，前面整片可以打开，名为书箱盖。摆放时，一个书箱上面堆放另一个书箱。如此堆起四至六个左右成一摞。下面还另制一个架子，以免书箱着地受潮。这样一摞一摞紧挨在一起，形成一面墙似的。因为书箱是从侧面打开，所以每一书箱都可方便地取书、放书。我家有的书箱，绝大多数为75公分宽、40公分高、32公分深（我之所以能说出具体数字，是因为我现在还存有两个这样的书箱）。当初在我家这样的书箱大约有400多个。其中也有少数稍大的，其宽度可能到一米左右，其高度、深度也相应稍大些。



周景良和李国庆在天津图书馆书库

还有，父亲存放他的善本书的则是另一种其大小和那几百个相同、但是用樟木制的书箱。打开书箱盖，就闻到一股香气。此外，另有少数楠木制的书箱，数量不多。当我10多岁时，家在天津桂林路（当时叫做英租界66号路），那时，除父亲的善本书另放在别处，父亲常用书籍放在他的书房外，在三层楼的四间房子中有三间房间放满了书箱。书箱成排地堆放着，中间有很窄的走道，像图书馆的书库一样。一般，每间屋有三条走道。房间的利用是很充分的。进门的另一侧，其宽度摆不下书箱，就贴着这一面墙摆满书架。里面摆好书箱仍有空隙时，也贴墙摆满书架（修造房子时，这层楼的四间屋的承重量是加大设计的）。那时我经常徜徉于这些房间之内，打开这个书箱看看，打开那个书箱看看，披阅各样我懂得的和我不懂得的书籍，其乐无穷。现在回到李国庆先生的“照原样保存”。那就是，原来每个书箱里的书（除极少数属于善本的另放入善本库之外）一律不移动，照原样存放在那里。因此，原来哪几部书放在哪个书箱里，现在基本上仍在那个书箱里。120多个书箱在天津图书馆书库大房间的一角整齐地排放着，其间有三条走道，这情形和当年在



我家几乎一样。我站在那里看过去，仿佛故地重游。所以这“原样”对于我又多了一重感觉。此外，附带说一句，这其中也有少数后来放进去的书籍或字幅等。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2年10月二兄珏良去世后，二嫂方缙把在珏良那里保存的、原为我父亲所有的某些书和字幅经我手交给李国庆先生，捐给天津图书馆。另两次是1996年我母亲病重、去世前，把在天津我父母家中剩下的少数一些书籍等，经我手交给李国庆先生，捐给天津图书馆。这三批的数量不多，总起来也许只够装满一、两个书箱。

李国庆先生想要把这批书中凡有我父亲题识的都找出来。我到那里，他也希望我协助再翻检一遍，怕有遗漏。因为这是我父亲留在手边的书，题识很多，的确很容易遗漏。我个人的目的则是想把这所有书箱的书翻阅一遍。因此，两个目的是一致的。所遗憾的是，11天时间只够我匆忙地一本接一本不停地翻，没有时间对感兴趣的书籍稍稍停留。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收获颇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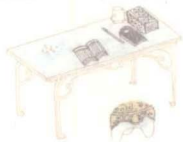
我写这篇文字，不是想详细介绍在这里有哪些好书、有哪些门类的书。我确实也注意到一些。但由于我忙着全部翻阅一遍，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观看、记录。从另一方面，我每拿起一部书，都首先感受到父亲当时的生活。父亲在世时很少对我们弟兄谈他的思想。他的读书、校勘等活动我们也看不到。我（包括比我大得多的哥哥姐姐们）对父亲的了解很少，对于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更所知甚少。而且，我下面将谈到的书籍、字册等等有许多是我当年在书箱房中没有见到过的（可能当初放在他的书房里）。所以，把这一批书翻阅之后，我看到的，是我以前所不知的我父亲的许多方面，我也重温了许多我所知道的、当年见过的情景。整个的翻阅过程，有点像我十几岁时徜徉于书箱房的情景。但是，所不同的是，不像当初漫无目的地游览，这次是自始至终地感受、触摸我父亲各方面的精神生活，感觉非常亲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收获颇丰，说这是非同寻常的经历、心情非常愉悦的经历。

这11天中，每天我早8点进入书库，至中午12点时出来。下午2点进入，近5点半出来，时间抓得很紧。除李国庆、季秋华两位领导的安排、照顾之外，还有胡艳杰同志全时在协助我。其间接触到历史文献部的许多同志，无一不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笑脸相对，处处感到温暖的气氛。有时我需要打印一些东西，则扫描、打印、装订各方面同志无不积极配合。还有同志主动向前告诉我，她年轻时曾因送书到我家，见到过我父亲，整个气氛十分感人。我衷心感谢各位同志，这一切都是我父亲和天津图书馆深厚友谊的反映。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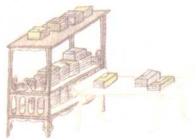
前 导	白化文	1
前 言		1
父亲的少年时代.....		1
四叔周季木.....		19
在父亲印制的书籍堆中所见.....		35
方地山和袁寒云.....		66
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		78
父亲对书法的爱好和我家所见到的字帖.....		96
父亲对印章的爱好.....		136
父亲收集古玺印.....		148
父亲校书.....		171
再谈谈我父亲和书.....		204
父亲教育子女最主要的方式是鼓励子女读书.....		211
略谈我家的现代铅印书籍和西文原版书籍.....		223
结束语.....		230
后 记.....		231



父亲的少年时代

从一排书箱的尽头开始，我首先感兴趣的是一部同文书局石印的《康熙字典》。这不属于“文革”时期抄家的那一大批，是少数于1996年冬我母亲病重时送来的书籍之一。同文书局设于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此部字典印于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猜想或是初印。这是我父亲自少年时代起一直带在身边使用的字典，80年左右未尝离开身旁。同文书局是把清康熙时原印的《康熙字典》用石印法缩印成19.5厘米长、12.3厘米宽的小本子，用起来很方便。提起石印书籍，就会令人想到民国初年大量盛行的，印刷质量恶劣、错字多、纸张差，甚至用最次的纸即所谓有光纸印的廉价书籍。但是，早期的石印书如同文书局的这部《康熙字典》却完全不是这样，印刷装订都很精美，纸莹白如玉。字典之注解小字仅3毫米不到，一个个字划精整，墨色浓匀。宣绫包角，分订六册，上下有夹板，夹板上刻有篆书“康熙字典”四字，可说是一件精品。我父亲使用了80年左右，书页之边角处都已磨圆了。难得的是，除少数装订线有断开外，全书整齐如新，封面及书签完好，全书各页无一页有折叠破裂者。面对这部用了80年的《康熙字典》，我深深为父亲爱护书籍、使用书籍的良好习惯而感动。父亲不但自己爱护书籍，同时也培养我们弟兄爱护书籍。所以我们弟兄每个人都自幼养成良好习惯，尽量保持书的整洁，绝无使书卷叶、折页或以手沾唾液翻书等恶习。这是养成的习惯，无论好书或极普通的书都一样对待。在“文革”结束前后，开始可以看古书了，父亲曾把这部字典给了我。但是不到一年，很快他就以另一部同样印刷、同样装潢的同文书局印的《康熙字典》把这部换了回去。那是一部清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印制的，两部几乎完全一样。于是我知道父亲对这部自己使用多年的字典是有感情的。因此，我为此字典写了一篇题记，说明其经过，和字典放在一起，免得作为一般书籍埋没。全文如下：

此同文书局印《康熙字典》乃先父弢翁故物。盖青少年时居扬州所购者也。八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十年动乱结束之初，古籍难觅，先父曾以此授景



良。不数月即以另一部同样之同文《康熙字典》易回。足见弢翁对此书感情深厚。此部字典除少数装订线有断开处外，全书整齐如新。封面及书签完好，无一页有折叠、破裂者。然书页之边角处已磨圆。足见弢翁之好整洁、爱护书籍，虽数十年翻检而仍保持完好也。约于同光之际，石印之法传入中国，使书籍普及开一新局面。光绪八年壬午有同文书局之设。近百年来各处所见之《二十四史》，什九为同文书局印制者。缩印此《康熙字典》更较原版方便多多。当年印工亦极考究。弢翁此部为光绪十年甲申印制。虽毫厘之小字皆笔划精整，墨色浓匀，或是初印。景良所有之一部为光绪十三年丁亥印制者。装订之好、印刷之精，与此部同。若极意苛求，则极少处墨色略有不匀耳。至后来中华书局所印、号称同文书局原版者，则虽线装、版式亦同，而印刷、装帧远逊于此，不可以道里计矣。

丁亥十月 男 景良 谨记

景良妇 朱宜 敬书

在我十多岁时，有一次父亲和我聊起他过去买书的经过。他说他在扬州时买了许多书，一直留在扬州没有带出来；他到了青岛，又买了许多书，又没有带到天津来；他到天津以后，又买了这许多书。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是父亲在扬州、在青岛还有许多书没有运出来，而且数量不算少。如果只是很少，他也不会作为一批书回忆了。过去旅行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便宜，出门是一件大事。整理、打包、托运书籍



周叔弢所用《康熙字典》